

佳作

作品

養一條狗叫荒荒

得獎者

吳浩瑋

吳浩瑋，二〇〇一年生。世新大學畢業。現職藝文媒體。

得獎感言

我們喜歡荒荒，不需要荒荒喜歡我們。



養一條狗叫荒荒

你不寫詩以後，我們養一條狗叫荒荒。

荒荒啊，荒荒

跟其他狗沒什麼不一樣：

湮掉的鼻子、眼睛、嘴，天空在牠身上

是好忠誠的金色。我們牽荒荒散步的同時

荒荒也牽我們散步

荒荒喜歡風，像我們喜歡荒荒

像你喜歡詩那樣。你不寫詩以後

還是有很多路要走：辦公室到公寓二十五分鐘

一樓到四樓三分鐘，玄關到房間四分鐘

一切剛好地剛好：從你到我的三十二分鐘

我替荒荒剪指甲、梳毛、洗腳，帶牠出門
對電線桿撒尿。你不寫詩以後

生活忽然有了自己的修辭

我們學著對屋簷謙卑：新的盆栽、新的床

新的門板與窗戶。你不寫詩以後

還是有很多數字要妥協：新的帳目、新的欲望

新的業績與期限，並習慣每晚八點半

一邊在巷口等垃圾車

一邊拷問自己：哪些便當買多了、哪些飼料買少

「要對荒荒好一點。」你說無論如何——那就好像

荒荒喜歡風，不需要風喜歡牠

我們喜歡荒荒，不需要荒荒喜歡我們

你不寫詩以後，還是有很多事物要放棄：

颱風來的那晚，荒荒咬壞了床

我們便在地上蓋一條棉被

把盆栽一一撤進洗手槽（陽台到流理台兩分鐘）

為窗戶封上大膠帶，關門、聽音樂

你抱抱我，我們抱抱荒荒

「荒荒就是我們的詩喔。」

就這麼把世界鎖在我們的外面——外面

有雨在受傷、有風在死

一生那麼殘忍

此刻卻與我們那麼無關

最終風雨癒合在一個

能赤腳的下午。荒荒跟我們出門

把壞掉的床墊搬進巷口，讓影子縫補些什麼

再讓黃昏熨平。你不寫詩以後

你不寫的那些詩

如今擁護著我們。荒荒啊

荒荒，一起回家吧——日光最後一次祝福

遠方已經來到這裡。

我們追著荒荒，荒荒追著風

天空在我們身上

是好安靜的金色

詩不遠人

陳義芝

「你不寫詩以後……」

詩中出現「詩」字，易落入制式：或寓意空靈，或貶抑其為無用。惟此作心情放鬆，不迎不拒，藉不寫詩呈現對照的生活，進而思考什麼是詩？將「詩」化為伴侶、實際的生活感受，為詩創造了新面貌，詩不只是文字章節而已。「你不寫的那些詩／如今擁護著我們……」這一句真好，突顯詩不遠人，詩就在日用人倫之中。

作者構思荒荒這條狗，一起散步、梳洗、面對風雨，角色安排自然；荒荒也許只是一條黃毛流浪狗，作者卻說「天空在牠身上／是好忠誠的金色」，隨意皴點即展現了美感！第四節「生活忽然有了自己的修辭／我們學著對屋簷謙卑……」屋簷的意象精準，謙卑的態度親切，把日常寫出了情味，很不平常！